

四
書
改
錯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老晴稿

張燧星陳較
彭軾元車較

四書改錯

九十

小誦大誦錯

下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曾子有見于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己
之目以著明之 忠者天道恕者人道 此與
違道不遠異
者動以天爾

此由見道不明過疑聖賢所造定有深淺且疑此際
頗邃謚必非可以忠恕兩字顯然揭出故其一貫

並無明註而至于忠恕則或疑或信似合似離一往
鶻突殊不知聖道淺近一貫只一串一串之道只在
忠恕夫子此忠恕曾子門人亦此忠恕無二道亦無
二心然且忠恕二字究只一恕字此推之論語二十
篇與大學中庸孟子無不然者

往與先仲兄論忠恕謂此是聖道卽是聖學本體與
功夫總無兩樣及在嵩陽受賀凌臺先生之教而體
驗之覺加倍親切道在忠恕學亦在忠恕功夫在此
本體亦在此卽以大學言之誠意忠也其止善去不
善而無自私自利之心則恕也此卽學也乃卽以其

學爲絜矩推心度物極盡忠恕而明德新民由身心
意知以推之家國天下道皆一貫然且只一恕字曰
所藏乎身不恕曰所惡於下毋以事上無非恕也中
庸亦然至誠忠也由明善致曲以推之動變卽恕也
于是成已成物盡己性以盡物性天地位萬物育何
者非一貫之道乃其學則始于忠恕曰忠恕違道不
遠又只是恕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于人且隨以
所求未能鋪排恕字至于孟子則萬物皆備一貫也
反身而誠忠恕也然而強恕而行只是恕也此道也
而學在其中焉是以論語兩一貫曾子是一貫之道

故曰吾道曰夫子之道子貢是一貫之學故曰多學而識然而曾子一貫在忠恕子貢一貫只是恕夫曾子一貫明指忠恕子貢則未嘗有所指也何以知子貢一貫只在恕字嘗細核子貢平日其與一貫相發明者全在終身行之一章夫終身行之非一貫乎乃夫子告之者祇一恕字且申以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八字實之以爲一貫之學只在此也乃子貢遲久有得遂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恕之近乎道也然而子貢未能也須學也又遲久而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而夫子

仍以能近取譬勉之。以爲聖仁是一貫之道。之至而其學則仍在恕字。亦惟學而然後可進于道也。然則子貢一貫其平日用功不知在所告後所告前而刻意行恕三請三進有如此。近儒不知聖道併不識聖學。其于下手入門處全然不曉。東振西觸曰立志曰主靜曰主敬曰涵養用敬曰格物窮理千頭萬腦終無歸着。以致六七百年來誰能于下手入門處明白指出。及驟聞一貫而彼我茫然。夫萬殊一本此佛家之萬法歸一也。且亦籠統何着落。及聞忠恕二字宜警然矣。乃猶錮蔽之久。翻疑爲借端之目。夫明指本。

心而猶曰借端則于當身且不知而欲其知道知學難矣先仲兄曰儒者不識忠恕卽無忠做恕不出六字以愚觀之當是無恕做忠不出夫卽一偶然之語而的的相反徐仲山曰聖學之亡亡于儒說非虛語也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 程氏曰此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無不善孟子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孟子專言本孔子兼言氣質 或問朱氏氣質之性起于何人曰此起于程張某以爲極有功於聖門有補于後學 自濂溪太極圖始說陰陽五行之變不齊二程始因其說 推出不氣質之性來

夫子罕言性至此專下一性字安見便屬氣質宋儒
認性不清惟恐相近與孟子性善有礙故將此性字
推降一等屬之氣質以補救之不知相近正是善謂
善與善近雖其中原有差等堯舜與湯武不必齊一
然相去不遠故謂之近若是氣質則如禮記所云剛
柔輕重遲速異齊不待習而先相遠矣

乃分別孔孟言性一本一氣質或專或兼如許精晰
總是門外人說話嘗謂孟子自解性善有二一以舜
我比較正指相近而于是以有爲若是授其權于習
一以善屬才明分善不善而于是以求得舍失至倍

蕪。無。算。爲。習。之。相。遠。則。是。性。善。二。字。原。包。性。相。近。三。
字。而。習。之。相。遠。卽。從。此。可。見。孔。孟。前。後。總。是。一。轍。何。
專。何。兼。何。本。何。氣。質。皆。門。外。語。也。

至。惟。上。知。下。愚。不。移。此。正。言。氣。質。之。性。與。本。性。有。別。
故。加。一。唯。字。而。朱。氏。于。或。問。小。註。則。又。云。古。無。言。氣。
質。是。性。者。此。從。張。程。二。氏。創。說。又。云。係。程。氏。讀。太。極。
說。推。算。所。得。則。不。特。不。讀。書。并。不。識。性。所。自。始。祇。知。
擡。高。張。程。訾。謗。聖。門。而。于。己。身。所。固。有。之。性。全。未。之。
曉。家。語。有。云。形。于。一。謂。之。性。此。本。性。也。卽。相。近。者。也。
若。其。他。論。性。則。如。子。太。叔。述。子。產。語。謂。民。有。六。情。生。

于天之六氣必哀樂不失乃能協天地之性而通論
有云人同五方之風氣以成性此氣性也禮器禮釋
回增美質註質卽是性人有美質惟禮能增益之而
董仲舒對賢良策曰性者生之質此質性也是氣質
之性古所習言誰謂程氏讀太極圖說始推出者
蓋人有本性特其初生時合陰陽水土之氣與父母
血肉之質如周禮丘陵專長原隰豐庫中庸南北方
強弱及春秋楚越椒晉揚食我之始生而卽知其淪
滅者總是氣質特是氣質亦尙有可移之處而獨此
氣質中又得其最清而最濁者則不可移易王制所

云。五。方。之。民。各。有。性。不。可。推。移。正。謂。此。耳。

乃宋儒又言孔孟言性未備夫孔子罕言性孟子則

言性最廣其言性善者本性耳觀其闢食色之性生

之爲性而又自增一耳目口鼻之性曰性也此與食

色之性何異蓋天地生人有仁義禮智生于內卽有

耳。目。口。鼻。生。于。外。生。內。生。外。皆。天。所。生。則。皆。天。之。性。

特告子謂仁內義外且謂牛犬皆同性則不可耳故

樂記曰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血氣卽氣質之性心知

卽生性謂知覺運動也而少儀以體僵者爲直性子

產以彘勇爲小人之性是以王制司徒必修六禮以

節民性而孟子直曰忍性此皆性也是孟子言性不一而儒者無學自性善外不敢別出一性字稍及不善便謂之異端得罪名教而性昧矣吾但以君子不謂性概之祇存一本性而諸凡性字則就其所見而各予以名如生與食色則尙書惟天生民有欲禮飲食人之大欲此欲也雖曰性之欲然不謂性若有性善有性不善此正氣質之性所云知愚不移者然究是氣也質也可不謂性也至于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則直是求得舍失之習雖習與性成亦以習見性然究習也卽不謂性何害焉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程氏曰灑埽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埽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灑埽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灑埽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灑埽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宋儒從二氏授受纂據聖門妄以華山道士河洛壽涯僧太極認作道學實于聖學首功如何下手聖道究竟如何歸結所云忠恕一貫者全然不曉如此章灑埽應對童子之學也末也誠意正心忠恕一貫大學之道也本也子夏門人中之小子只須事灑埽應對之末而子游責以誠正之本則躐矣故子夏解辨

之其言極淺近然極明白

自朱氏改大學不識誠意是大學首功妄以格物爲始事而北宋儒說又多以涵養用敬爲入門第一義遂依回遷就強坐灑掃應對爲小學謂古人自小學中于灑掃應對時已涵養純熟持守堅定故入大學時便能窮理盡性作格物功夫則不特涵養持守其在灑掃時卽純熟堅定孩豎小子過于有始有卒之聖人此必無之事而且末卽是木在子游抑末也本之則亡固不通而始卽是卒將子夏之或先或後教學區別諸諄諄皆多事矣

乃程氏數說則又與朱氏說異朱氏尙云灑埽應對
須用涵養須用持守而程氏則直云灑埽應對卽是
形上卽是精義入神卽是聖人之事無精粗無本末
無大小聖學聖道從此大亂大亂矣夫所謂一貫者
非謂灑埽可貫誠正也謂誠意正心成已成物由聖
學以至聖道本一串也所謂不分兩段事者非謂小
子之事不分聖人之事也謂明善誠身參天贊地從
聖道以溯聖學無容兩分也若灑埽應對則明明與
大學中事絕流斷港安得一串又安得不分兩段况
立言須有着落謂灑埽應對卽是形而上者夫形而

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出易繫然其所爲形者卽物也灑埽不是物固非形下之器然亦安所爲形上安所爲道然且直進之爲精義入神吾不知執箕汎帚有何神義卽灑而埽之其得進于義之精而神之入端是何故據云事有其然有所以然其然者事也所以然者理也今事在灑埽則其理不過糞地而已事在應對進退則其理不過侍賓長執役使而已而謂有精義得聖人之事實未之聞

况其然所以然在六經與聖賢口中並無此言卽使儒者創說亦當彼此畫一此言灑埽應對當下便得

所以然精義入神而夫子四十不惑但知事物所當
然必又加十年至五十而始知其所以然何矛盾也
夫儒者學問隨行隨知行禮便當知禮因人性行樂
便當知樂本人心况既知當然則必先知其所以然
何則士與民不同欲教孝弟則必先申之以孝弟之
義非若民可使行不可使知也且所以然亦即在當
然之中無界限也十年知性而不知性本于天十年
知天而不知天命之有不已則其所謂知當然者仍
是未知所云不惑者仍大惑也况事理二字亦創自
儒說然總自認不清如君子之道費而隱以費爲用

以隱爲體。又以費爲事。之當然。隱爲理之所以然。使
隱是體。耶則聖人不知不能舉全體言。夫婦費而聖
人隱不可也。以隱爲理之所以然。耶則當然之事應
屬行。所以然之理。應屬知。謂聖人不能所以然之理。
固難通。謂聖人不知所以然之理。尤不可通也。至于
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則由是行其理之所當然。知卽
知其理之所以然。知行俱是理。大替亂矣。

更可怪者。其云洒掃應對是形上之道。此卽二氏所
云。塼塊皆道理。已怪極矣。乃其論太極。又謂一陰一
陽是形下之器。則直黑白反背。首踵倒置。與洒掃屬

形上者又適相反。若云天地間事物皆是形器，必別有所以然。在形器之外，則一陰一陽正天地之所以然。何則？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者即天地所由立也。若云陰陽又有所以然，則鬼又做鬼神，又立神。昔有云：臧三耳，雞三足者，謂兩耳兩足外一耳，所以聽一足，所以行也。今聽又所以聽，行又所以行，則四耳四足不至千百不止矣。况形上形下並非其然，所以然之謂有形為器，無形為道。此在有目有手者皆可見，可指，故崔憬以圓蓋方軫者為器，為形下；以資始資生者為道，為形上。實以天地可目睹，可手指，而陰

陽不然此不必有其然所以然分其間也今朱氏論太極直曰使陰陽是道則所謂形而下者更是何物一似舍陰陽外溥天之下並無一器一物可以睹之指之者本欲絕陰陽以所以然之名而乃并器物之其然者而亦絕之何乖誕也儒者說理不明亦要使其說爲可安今此一語旣與夫子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一陰一陽之謂道全然不合然何可使其然所以然之自爲說者亦乖誕如此

致知在格物

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

蒼頡篇云格量度也。黎氏大學發微云格物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致其知所先後之知此本經自解。暢是明白。今大學改本凡致字格字本末先後字一概變換其間考辨悉見之。大學証文大學知本圖說。二書茲不贅矣。祇就改本說則致知誠意正大學知行二字一大領要從來知行不分知者知此行者卽行此若以格物爲窮至事物之理則未有所知在事物而所行在誠意者如謂事物只是知誠意只是行是知之與行斷港絕流也。如謂事物旣知誠意又須知是事物少一行誠意又多一知也。若然則所云衆

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
恐未然矣或曰朱氏所言物亦卽心身家國天下之
物原非汎汎事物則于補傳所云天下之物卽凡天
下之物又說不去矣朱氏明云十件物格到九件不
妨則心身家國據其自說亦止三綱領八條目有多
少條件而曰格十件格九件乎

所謂誠其意節

由致知方能誠意此序之不可亂由致知不可
不誠意此功之不可闕自欺云者知爲善以
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惡惡好善皆務決
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徒苟且以
徇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
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于此以審其幾

焉。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使有个善惡想頭，便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

得何

致知與誠意雖先後相承而誠意下爭實與致知不相涉。使以古本言則致知是致其知所先後之知但量度而無餘事矣。以朱氏改本言則窮盡天下物理皆與知行知字不合。比如窮六藝習禮學射講書數皆與誠意之知有別。誠意者當知意之所以誠須自有知法如知止是知至善此卽誠意之知何則好善惡惡不欺之始事也能得是得至善此卽誠意之行何則慎獨自慊去不善以進于善誠意之本事也故

正心以後皆著先後而惟此則既無所謂誠意必先致知又無所謂正心必先誠意其于先後二字一併抹却向嘗體驗之因子嵩陽書院問醫閻先生後人謂心意知三字一若知爲首意次之心又次之而以之內省則心常在前以未發時多也知常在後以必發與未發而然後覺也其次第相反何也曰心意知何有先後當其未發卽謂之心及既發而卽謂之意乃發之之後而復見心及其又發而又見意時而心卽時而意而知則無時不見于其間其所以先誠意而後正心者以用功從誠意始耳非心意有次第也

是以用功者當其既發也而卽誠意及發已而卽正
心時心時意卽時正時誠不加強勉亦不事遏抑第
任其自然而由誠而正循環焉以至于盡而于是盡
性至命之學亦俱見焉此真實了義真坐而言之起
卽可行者而乃虛揣先後拘泥膠轕曾有從事于此
者而尙爲是言

正心無功夫以心無正法裁把捉卽桎梏矣觀本文
以心不在反言不正則心在卽正此與孟子存其心
求其放心意同但存心之法有二一則存乎中卽不
馳于外一則存乎此事卽不移乎彼事則時時在中

而心正矣。若忿懣好樂則心之所用而近乎情者。此又正不正外發之驗。于在中之心無與焉。

乃其反說誠意謂意之所發有不實。此又隔一層之言。夫誠意者非謂心之所發卽能實也。夫心之所發意也未發爲心發之爲意。有何虛實。第心無善惡。併無虛實。意則無虛實。而有善惡。自善惡一起而虛實生焉。惡意易實。善意不易實。而大學首功則必實去其所易實者而實行其所不易實者。如此者不謂之誠意而謂之誠。其意以意不自實。必有爲實之者也。故知本圖說曰假意發而善也。卽儒者之所謂理也。

則必實其意以使之可行假意發而不善也卽儒者
之所謂欲也則必實其意以使之必不可行如是之
久則欲漸亡欲漸亡則理漸長久之而日月至又久
之而三月不違又久之而從心所欲不踰距皆是功
也則皆從此當下之一念始也

然謂好善惡惡務決去而求必得亦無此事去惡務
決此固然也若爲善則祇意之發焉能必得知本圖
說云事親敬長信朋友當下可行亦得若事君則
虛意矣虛意求必得將必併此意而亦失之此時正
當求所以實之之法度時所得爲已所能爲預備于

心。如。顏。淵。問。爲。邦。子。張。問。爲。政。雖。終。身。不。事。君。而。其。所。以。事。之。之。道。無。不。實。也。此。誠。意。也。若。求。必。得。則。未。也。

乃其說自謙又謂快足于己不可徒以徇外而爲人此則宋學與聖人之學大相反者聖學合人已通內外忠恕一貫忠者爲己恕卽爲人夫子老安少懷孟子獨善兼善孔孟一轍况大學明德要在新民中庸成己所以成物故古本大學于必誠其意下卽接瞻彼淇澳及前王不忘兩節以爲明德在此新民卽在此而如好如惡卽與平天下之民好民惡相貫通故

曰大學重王道由慎獨以躋治平猶之中庸達天德由戒慎恐懼而卽可以進于天地位萬物育幾有大學首功而反截內外分人已者且旣講誠意卽當識誠意二字夫意之所發有何大惡裁一起念而卽欲弑君賊民犯上作亂則雖盜蹠亦無之其所謂惡不過自私自利而已夫自私自利卽自爲也然而此念不去將久之而伎息生又久之而殘慝發浸淫漸漬不至于爲大奸大惡不止易所云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者正謂此也觀此則凡曰務內曰自爲不爲人皆誠意之所謂惡者何自慊爲

若心之所發卽是意然謂之獨者以意非人所知也
乃又添一幾字謂幾在欲動未動之間則怪誕之極
夫心動不動忽不及覺覺之者惟知耳知倘未覺則
其動也爲坐馳其不動也爲嗒喪嗒喪固非心坐馳
亦非意也及其既覺則其動爲意之發其不動爲心
之存以動卽爲意一未動而仍是心也今乃設一欲
動未動之間其于心與意尙未能定而強名曰幾謂
是心幾則心之幾卽意也謂是意幾則意不能又發
意且此時意未成也乃又添一想字謂當理會善惡
想頭于欲動未動之間夫心意在身不難體驗欲動

未動中間有何停頓處。可容得善惡。且有何安排處。可以使善惡想頭。倉卒理會。况祇一意字。既已名獨。又名曰幾。今又名曰想頭。集註註南容一人而四名。太支離矣。總之說無定。見到處乖錯如此。幾字從來作事幾解。今解作將發之意。則發始爲意。雖藏百善惡于意中。亦正好理會。所謂誠意者。正誠此也。乃又曰恐發出便恁生。奈何得則又是事幾矣。卽此一解而前後禱出千差萬別。真沒奈何事。

天命之謂性

命猶令也。性卽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于是人物之

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
健順五常之德所訓性也

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此卽天命
之性之解也但性本自然而命爲天所付授未免有
賢愚吉凶參乎其間故合言之可稱性命易乾道變
化各正性命是也分言之則性是性命是命易窮理
盡性以至于命是也此以性屬命則正鄭氏所云合
言之者若章句云性卽理也則不特古無此訓卽易
之窮理盡性明分兩層者亦說不去矣且其云天以
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付焉亦復雜
出不倫左傳天有六氣降而生五行至于含生之類

皆感五行生矣。惟人獨稟其氣之秀者。故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氣也。又曰。人受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而後別聲被色以生。是人物之生。皆感天氣。而人獨稟天心。與天德而受。以爲質。所謂天命者。命以是矣。今乃雜理字于形氣之後。毋論理不是。性窮事物之理。原非盡性。卽使理果是性。而乃質旣成。而始付以性。則生理絕矣。蓋二氣卽道道。卽是善。繼善成性。總在一時。雖形質之具。亦無後先。然寧可曰道氣生形。斷未有形具。而道氣反藉之以生者也。又且人有天德。物無天德。犬之性非人之性。子思說此爲

人不爲物卽或六氣五行人物所共而旣已成性則
截然分別乃初以性爲人物之生旣以道爲人物各
循其性之自然終又以教爲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
品節之試問牛犬率性何便是道且牛犬當修道耶
遠宗曰章句盡物性節有物性亦我性語此是大
病佛不云犬子皆佛性耶

文輝曰命作與授解不作令解尙書天命有德祗
授章服敕天之命但付時幾孟子明日天不言以
行與事示之示卽與也特性命二字皆已成之名
命仍是性而稍雜賢愚吉凶于其間詩惟天之命

論語五十知天命皆兼性言中庸首稱天命前儒
細密不敢杜撰訓一詞故曰合言謂祇一付授不
必于二氣之生繼善之成有所分也非謂此性字
有異解也

率性之謂道

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
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
也道

此猶是虛說須實指之方有着落舊註謂木神則仁
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此必古道
經之言按周禮以天爲神火神金神猶火天金天也

天以五行爲德而人稟之卽爲性如乾有元亨利貞四德而人得之爲仁義禮信之四性此易曉也乃率此四性則體仁長人利物和義嘉會合禮貞固幹事但從仁義禮信循行之而俱當乎道此實銓率性之明可據者况道有本義卽下文達道亦卽此道而以當行之路虛擬之豈有六經習見千聖百王所共行之一字而猶不能名言也乎

遠宗曰道是德之見于行者故天有德中庸達天德是也性卽是德中庸性之德是也道藉德以行中庸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也則卽以中庸解

中庸而顯然矣。故古記五帝三王之德者，皆稱道經。荀子以人心惟危十六字爲古帝王道經之文。則道自有正解。孟子以人路解道，此曲譬豈義訓乎。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朱氏曰：戒懼，做存養工夫。慎獨，只是省察。又曰：存養是靜工夫，省察是動工夫。

戒慎恐懼，分不得。靜存動察，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乎物而動性之欲也。是性情可分動靜，未有同此率性而已發未發之頃，有界限者。且不睹聞是微。

隱卽是獨。無兩時。兩地。戒慎恐懼卽是慎。卽學者此際亦並不當有兩層工夫。可容首鼠也。况大學中庸係夫子思聖學相傳一門授受之書。豈宜開卷初下手卽牴牾如是。

此非當身體驗過未易指析。大抵大學心意與中庸性情雖有異名。而工夫則只是慎。獨其在誠意則祇一察意而不藉靜正。但存心卽心正矣。本文以心在爲心正可驗也。此以動爲靜也。其在率性則祇當存性而並不察情。祇謹獨而無餘事矣。繫詞所謂成性存存。千文所謂性靜情逸。皆可驗也。此以靜爲動也。

此際動靜大須體驗。蓋心統性情而心性所發則意先而情後。意獨而情衆。意在中而情在外。意爲戒慎恐懼之所及而情爲戒慎恐懼之所不及。故大學誠意功在心先而忿懣好樂爲心之發用。則直在正心之後。此卽喜怒哀樂無功夫之明驗也。是以性情心意同一體用而以心意言則心是獨意亦是獨。以性情言則性是獨情不是獨。以喜怒哀樂必將衆著也。以心意言則心是中意亦是中。所謂誠于中而以性情言則性可言。中情不可言。中以喜怒哀樂未發是中也。而發而形外卽將達之天下也。况儒者用功貴在

實踐洵口門面輒曰動察動察烏知有察不得者張
仲誠曰喜怒哀樂一察便僞幾見察喜尙能喜察怒
尙能怒者戲場悲歡狡狙嗔笑豈可爲訓是以夫子
哭顏淵不知爲慟遇舊館人之喪則一哀出涕是聖
人並未動察而以此直捷要功分作兩概東走西顧
此豈學者入門時所宜有乎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道卽天道人道之道猶率性之爲道中和之爲達道
是誠之見于行者卽誠也今乃以誠爲心爲本以道

爲理爲用則支離破碎極矣。毋論誠者誠之者只有兩層容不得許多名目。試卽以本經驗之。此承上文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章來此誠道二字卽至誠之道之誠與道也。誠是心本道是理用。則其可以前知者是心本。可前知乎。抑是理用。可前知乎。况經有上支又有下文。下文誠者物之終始卽是此誠者。緊相頂接而又曰天下之物皆至理之所爲。則誠又是理。是用不是心。不是本。卽一上下文而勢頭亂膠。膠轕矛盾。至于如此。且又以自成屬物。自道屬人。膠轕之中又生繆蔓。中庸一書名譽極矣。試問天命之謂性並

無物字而必合人物此誠者物之終始曾無人字而必分人物此何故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必無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

誠者物之終始若不誠則無物矣一反一正何等明快乃謂上句汎言人物下句專屬人此是何說據其作或問抵飾此解曰不誠是誰不他須有個人不他言極狡利顧其自解誠者物之終始亦與不誠無物同謂無此理則物亦終盡無有此是誰無他亦有人

無他乎。

本文三誠者皆言至誠能盡人盡物贊天地化育惟此誠之二字是致曲以進于化者則此誠之二字是眼目當提之字乃一概汎言而又分章分節分天道人道夫祇言至誠致曲皆需成物故下以至誠無息至悠久所以成物者告之明有一故字接下而分析配搭欲謂之不支離破碎不得矣餘見中庸說中此節中庸說極明白若曰誠者盡己性以盡人性物性從自成始而誠者之道亦合天道人道以歸于誠身從自道始然而盡其性者必盡人性盡物性而曲

能有誠者亦必自誠明以至於變物化物蓋以物必有終自有而至無物必有始自無而至有總在此實德耳向使無此實德卽無此物無中和卽無喜怒哀樂無忠恕卽無子臣弟友是故君子能誠則誠不能誠則因而誠之是爲貴也

附錄先生歸草堂說此書客問物之終朱氏謂理盡則物終與不成無物一意而先生謂物終亦是誠何也曰此非子言也經明云誠者物之終始而朱氏獨曰終是不誠則經但當曰誠者物之始而于終字宜刪却矣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則生是誠

卽死亦是誠。故易繫明言原始反終。知生知死。只一彌綸天地之道。盡之所爲誠也。物生有時。物死有候。若不誠則無候矣。生物旋死死物旋生。若不誠不旋生矣。有一艾子于此。月令腐草化爲螢。此草以無理而死。然旣已腐矣。乃忽化爲螢。則其無理而死之時。正其有理而生之時。吾不知是物之理。何時有何時。無也。請一思之。

文輝曰。物之終始卽是成物。易曰。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始是成終亦成也。若無誠則終是敗矣。

仁義禮智根於心

朱氏曰君子氣宇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個根便着土所以生色形見於外衆人則合下生時便爲氣稟物欲一重隔了這個根未着土蓋有殘忍的心便沒了仁之根有頑鈍的心便沒了義之根有忿狠的心便沒了禮之根有黑暗的心便沒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只要去其氣稟物欲之隔教四者之根着土而已

根心謂根之於心此卽古所云生心之謂性者其不曰生而曰根以心性同生原是一體比之草木之發于根而根與草木仍是一物故曰根心要之心是根性不是根也今朱氏直以性屬根曰仁之根義之根已乖反矣然且于根外又添出兩層曰氣稟物欲曰

士不知所指何物。本文止心性二字。性既是根。則此所指必是心。向使上是心。則不當曰君子根着土。眾人便根不着土。謂眾人無四者。固不可謂眾人無心。尤不可也。土是心。又不當曰殘忍之心。沒仁根。頑鈍之心。沒義根。以養根之心。而反至沒根。固不可通。且又不當曰去其沒根之隔。而使之着土。以去心之根。而復使之着心。尤不可通也。自宋人倡言人性。祇有仁義禮智四者。並無孝弟。遂謂天是理性。亦是理。已是欲心。亦是欲。如此文直稱心爲物欲。且直以殘忍頑鈍四惡屬心。而究其爲說。不知性根于心。心根于

性支離破碎決不可解亦思註孟子當讀孟子孟子
明言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言人各有
心猶人各有口理義者口之芻豢耳謂芻豢是口根
理義是心根固無此言謂滅口可以悅芻豢去心可
以悅理義亦無此言况理義四者是根欲把這個根
來悅那頑鈍殘忍的心將以何爲在孟子必無此言
章大來曰根於心與下文粹然見於面盎於背四
於字詞氣一例根是心猶之粹然是面盎是背也
若謂背不盎只仁義禮智是盎則如何盎得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程氏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言耳

卷十九

三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直接惟心之謂句分明指心言蓋存亡卽出入也惟心是一可存可亡可出可入之物故操舍惟命若無出入則無事操存矣乃故爲說曰出入以操舍言夫天下無操存而尙莫知其鄉者若曰以舍故莫知則出入以操舍言而獨莫知其鄉四字專以舍言可乎集註引此是救正孔孟二子之失故當時又造一公案隱刺聖賢謂范淳夫女一日讀孟子曰孟子誤矣心豈有出入伊川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識心此正造事以實心豈有出入五

字者天大易憧憧往來往來者出入也大學心有所
心不在有所不在亦出入也惟心有出入故書曰人
心惟危危者兀臬不定之謂亦惟出入不一故書又
曰惟精惟一曰一哉王心一者專一不離異之謂是
心原可出入而存心者則因而操之使入必不令舍
之而使之出今乃曰無出入不惟不識孟子全不識
心使范女果有此言則是一愚婦錯認此心爲血肉
塊者使出自程氏則直是違背孔孟之學而朱氏且
和之云雖操存舍亡亦不得恁地快豈此二則字又
當緩解如明則誠耶抑果孔子妄言也

文輝曰操非把持之謂心無把持法裁加矜捉便類迫感公羊傳云蓋操之爲已感矣此操字只訓守字如劉向別錄其道閉塞悲愁而不失其操意同

遠宗曰朱氏註經多與經不合王草堂考其事自三十四註論語要議四十八註論孟集註後至七十一猶改大學誠意章而卒黃直卿云朱氏一部論語直解至死以求合不得故也乃其集註成時自言其書如秤上稱來不高不低增減一字不可得然則何以又改篡至死不可解

又曰朱氏云大學鄙說陋處不少大抵本領不是
只管妄作自悞悞人深爲可懼又云大學解而今
自謂穩矣只恐數年後又見不穩又云中庸中和
等說近細思之病敗不少理固未易窮然昏憤如
此殊可懼然則朱氏自知固若此人何必曲爲諱
之熊愚齋云學問之道是是非非毫釐不容差謬
朱氏言可信則不當與之背馳如不可信則背之
可也此真學者之言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
又名姓

文則西較
瑞克繩較

四書改錯

十二

貶抑聖門錯

上

貶抑聖門從夫子始朱氏語類于論語首章卽曰
禪家一棒一喝却掀翻了也得个快活學而時習
之看來好支離又曰如今不敢說時習須看得見
那物事方許時習其挾墨以攻儒如此但未經大
全所採則說不勝載概不入錄若集註貶抑節節

有之名爲補救而實所以顯正夫子之失第說煩
難以標列且是卷祇本釋非錄一書不便襍入觀
者但從此而類推可也

子曰管仲相桓公二節

程氏曰桓公兄子糾弟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
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則管仲之與桓不可
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此
言毋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

此直。面。叱。夫。子。矣。夫。子。許。管。仲。之。意。是。重。事。功。尙。用。
世。以。民。物。爲。懷。以。家。國。天。下。爲。已。任。聖。學。在。此。聖。道。
亦。在。此。而。程。氏。無。學。讀。盡。四。書。經。文。並。不。知。聖。賢。指。
趣。之。向。在。斯。亦。已。矣。乃。復。不。契。于。夫。子。之。說。特。變。亂。

其事謂子何以許管仲因桓公是兄子糾是弟故管仲可以相桓而召忽不可以死糾則是兄有君臣弟必不可有君臣兄可繼國弟必不可繼國其爲說固已難通然且桓實是弟糾實是兄正相顛倒而乃曰設使桓是弟糾是兄則夫子此言毋乃害義之甚啓天下萬世反覆不忠之亂是害義者夫子也啓亂者夫子也開天下萬世反覆不忠之禍者夫子也夫子自此不容于天地間矣若糾兄桓弟則自春秋三傳及管子史記諸書皆然唯漢書以忌諱改殺兄作殺弟然隨即註明不容錯者說見首卷人錯條

張文楚曰薄昭上淮南王長書以漢文爲淮南兄
忌諱故改殺兄作殺弟此在韋昭註甚明向使祇
讀漢書不讀春秋傳與管子則未可論榘糾事讀
漢書而不見漢書之註則仍是未讀漢書烏可卽
據以詬夫子且韋昭此註在監本十七史中非新
增註又其註卽在殺弟句下不容不見者如此則
雖謂之無意謂之鹵莽亦未必然矣

雜記

石門呂氏

原名光輪
自號晚村

嘗慕道學名拜餘姚黃梨

洲爲師旣而畔之康熙庚子曾以湖舟會三郡名
士呂以多金使之主一舟時泊湖南游八卦田客

有詢勲賢祠

卽王文成祠

者呂便訴之客驚起曰何呂

曰王伯安與羅整庵書直訴朱子爲洪水猛獸吾黨師朱子雖報訴之豈過耶客曰不然朱仲晦曾借謝氏說詬夫子臣事犬彘借程氏說詬夫子害義反覆啓禍亂至今無報之者吾黨師孔子未嘗師仲晦也呂方踟躕適梨洲弟黃晦木在坐笑曰孔子雖吾師畔之已耳尙去報耶呂大慙面如通赤帛徐曰吾敢詬伯安但以伯安詬朱子則子明文皇帝輯大全尊集傳有隱祖新安之意不無刺謬故難安耳晦木曰如此則欲張新安之勢以抗

孔子倍無理矣。實新安非泗上祖也。衆抑掄而罷。其後呂自購書林選八比文。每于紙尾極詬文成。異端猛獸一似真爲祖宗師友報怨毒者。則以助朱貶聖門而遷憾。及此誠何必然。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章

程氏曰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胡氏曰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程子以仁爲孝弟之本。譬之木有子說枝葉。程子說根本。程子之言所以補有子之所未及也。

有子不及程氏處。由不識仁義禮智是性。不識性中無孝弟。故所言皆枝葉實則古無言仁義禮智者。惟

易文言始有仁義禮三字而無智字至孟子始增一智字名爲四德是仁義禮智之名創自孟子然而孟子明言孝弟是仁義禮智之本並未言仁義禮智是孝弟之本觀其曰仁之實義之實禮之實智之實皆只孝弟皆只事親從兄二者是事親從兄二者爲四德之實實者本也根莖也非枝葉也今明襲孟子四德之名亦明言孝弟而其言本言實則概從反之曰仁不本孝弟且不惟反之又從而決絕其說曰人性曷嘗有孝弟是併其良知良能孩提親長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諸所言皆一切悖盡而論語開卷卽立此

說是不特程氏勝有子卽孔孟之學亦全與程氏相反全藉救正聖門尙有賴與

有子言枝葉程氏言根本初聞此說不覺慚愧及讀後漢杜篤傳亦以枝葉根本解孝弟也者二句然而孝是根本仁是枝葉曰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則是誰言根本誰言枝葉所藉有學者一雪此言

曾子曰吾日三省章

諸子之學皆出于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于內故傳之無弊

此論語開卷記曾子傳道之言。乃就其三者按之。皆爲人之學。其所云傳不習乎者。舊註謂以我之所習傳之于人。與上文爲人謀與朋友交一類。朱氏恐其有流弊于爲人謀與朋友交絕不註一字。但曰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而于傳習則一反舊註曰傳謂受之于師。習謂熟之于己。其有意補救已狡密矣。殊不知曾子三省正一貫忠恕之學。與大學絜矩中庸成物。子貢能近取譬。孟子強恕而行。互相發明。總只去自私自利之念。使人己之間了無間隔。此實聖道聖學四書開手一大領要。而讀其書而不能曉反曲。

爲救弊祇摘忠信二字謂忠信是傳習之本而于忠字上竟抹却爲人謀而不五字信字上竟抹却與朋友交而不六字則其所云得爲學之本者非頌曾子實自頌以隱媿之矣然且痛貶聖門特引謝顯道語謂學愈失真傳之有弊單借曾子子思孟子三人以詬訾其餘亦獨何與若傳習之錯見改註條

季氏使閔子騫章

程氏曰仲尼之門能不任大夫之家者閔曾數人而已謝氏曰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肯從而臣之哉又曰在聖人則可自聖人而下由也不得其死求爲季氏附益旣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

夫子一門多事季氏卽夫子已先爲季氏史爲季氏
司職吏如孟子所云爲委吏爲乘田者而概以事犬
彘詬之輕薄極矣然且挽回聖人則可一語則聖人
應事犬彘矣儒者不明理并不讀書閔子幾曾好石
隱耻事叛亂如王燭之謝燕師龔勝之拒新莽祇以
費本巖邑而其先又經叛臣竊據實恐難任故辭之
頗堅觀其卽出事夫人居喪未終遽要經從政則非
仲尼之門不肯仕大夫之家已可知也且亦知季氏
向以使閔子騫乎夫子爲司寇使仲由墮三都而費
則季氏之邑三都之一也季氏以南蒯公山弗擾歷

叛此地與邴邴相唇齒必得一仁厚者爲宰故使及子騫及子騫不從而然後子路以已意使子羔爲之則子騫之使夫子未必不與聞非可謂聖門必耻仕季氏也况投鼠當忌器祇借一子騫而陰唾聖躬顯詬諸賢已寒心矣乃諸賢爲宰不能指舉而明見論語者且有仲弓爲季氏宰一人夫冉牛顏淵仲弓子騫此德行中人仲弓與閔子何優何劣何升何降而臣事大疑子嘗曰使註論語而不知仲弓之爲季宰是爲菴經既知仲弓爲季宰而故作是言是謂侮聖菴經與作聖惟擇處之

遠宗曰由求事季氏不特夫子許之且欲倚之以行道觀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孫而夫子以道之將行道之將廢陰折伯寮此明明見之論語大文非偽造僻書也若季氏再召冉求則夫子且曰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何嘗以臣事大哉失先鑒之知爲冉求耻且儒者好責人亦應責已春秋策書載冉求于清之戰爲魯師立功此聖門克亂有成效者而反責其無克亂才吾不知謝顯道在宋非無事之日曾克亂否朱氏嘗云謝上蔡說仁處類禪又云上蔡以導引爲能事是顯然異學尙可據其說

以貶聖門耶

憲問耻章

憲之狷介其於那無道之可耻固知之矣至于那有道之可耻則未必知也朱氏曰那有道而不能有爲只小廉曲謹做得甚事又曰夫子知其學之未足以有爲雖無枉道之誠而未免于素餐之媿

四書集註補曰原思學不足有爲在諸書並無考據惟論語記原思爲宰係夫子所使向使果無用果不足有爲則此一耻在夫子矣况素餐二字則正與與粟九百不聽其辭相對照思本不足餐而夫子強之餐思以素爲耻而夫子必使之無耻此是何故且思

之。狷。介。原。屬。有。爲。所。謂。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者。
與。道。學。清。班。徒。食。月。進。者。不。同。吾。不。知。清。班。授。餐。亦。
曾。做。一。事。與。否。乃。朱。氏。語。類。又。曰。原。思。只。是。一。個。喫。
菜。根。的。人。一。事。也。做。不。得。聞。之。宋。人。汪。氏。有。云。人。咬。
得。菜。根。則。百。事。可。做。此。言。在。朱。氏。嘗。稱。之。且。引。其。言。
入。小。學。中。而。獨。于。思。則。人。咬。菜。根。可。做。百。事。思。獨。不。
可。做。一。事。是。直。視。聖。門。流。品。在。十。丐。下。其。不。當。與。儕。
輩。相。齒。序。且。十。百。倍。也。又。且。宋。儒。極。抑。聖。門。而。于。此。
節。則。原。情。者。多。如。范。淳。夫。謂。原。思。不。受。非。分。之。祿。能。
事。斯。語。故。以。告。之。尹。和。靖。謂。原。思。甘。貧。守。道。可。以。語。

此尚皆和平然則朱氏刻薄矣

樊遲問知章

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

此汎告以知仁之道而乃曰因其失則遲之不務民義不遠鬼神不先難後獲從何處見之

樊遲從遊于舞雩之下章

樊遲粗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

四書集註補曰論語問仁者顏淵仲弓司馬牛子貢子張樊遲六人問崇德辨惑者子張樊遲二人問知者無有也兩問知三問仁者更無有也惟樊遲能之

可謂切實爲已。聖門之高弟不可多得矣。而集註云粗鄙近利語類云鄙俗粗暴何爲也。尹和靖云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于仁知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精密如此則未嘗粗暴也。若以其曾請學稼故云則邢昺云遲請學播種之法欲以教民也。謝上蔡云遲學稼圃將以爲民非役志于自殖財貨則未嘗近利也。若以夫子稱爲小人而疑之則朱氏亦云小人謂細民非與君子相反之小人明矣。至于雙峯文懿輩徒知依傍門戶闡發朱學而不予

樊遲。生。平。畧。加。審。度。反。經。叛。理。饒。有。論。議。亦。何。爲。哉。
李。塋。曰。樊。遲。在。聖。門。最。有。名。字。其。見。于。魯。論。者。亦
甚。精。密。且。儒。者。難。于。事。功。遲。獨。能。用。命。以。退。齊。師。
三。刻。踰。溝。從。容。成。事。有。何。粗。暴。而。橫。加。此。字。况。義
利。之。辨。直。君。子。小。人。所。分。途。曾。聖。門。諸。賢。了。無。實
據。而。可。以。近。利。二。字。鑿。指。之。耶。

樊遲請學稼章

楊氏曰樊須游聖人之門而學稼圃焉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于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既出而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

聖門樊遲亦由賜後一人乃纔一啓口非受謾罵卽被譏訕而究其罵之訕之者仍自坐不能解經厚誣聖賢如此樊遲之請旣罵以志陋決當斥闕又謂夫子後言惟恐其不能喻夫子之意真向老農老圃而就學故使之知之則直視遲爲下愚木石無人理者矣亦思如此陋志且將辭聖門而入田舍則遲身爲民乃反告之以民之必從一似遲之學稼欲使民從已者然且不止從已旣三告以民不敢不又申之曰四方之民亦襁負俱至一似遲之學稼將欲近招遠來不使一民不歸已者如此而不憬然省豁然悟則

真下愚木石所謂不以三隅反者不在樊遲在楊氏
矣且遲請學稼非用稼也夫子曰焉用又一似四方
民至但用彼而不用此者苟非陋志則卽此一字亦
當有三隅之反况遲在聖門夫子親許其善問卽孟
孫問孝夫子藉遲導其意而謂遲疑不及此又謂遲
不能問歷呼其名而謾罵之又譏訕之此何說乎漢
儒原云遲思以學稼教民蓋懼末治文勝直欲以本
治治天下一返后稷教民之始其志甚大惜其身淪
于小民而不知也此遲有大志而夫子抑之且仍以
大者告之四方之至非大夫以下事也陋儒

不解也

小人即農人尙書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依高宗少居民間曰爰暨小人時遲思以身教故夫子自謂不如農人且稱遲爲農人要知遲此一請有啓戰國時神農並耕西秦令墾之意其所繫大矣

既學農又學圃者周官以九職理萬民此政治大節自三農外原有園圃虞衡山林沮澤原隰諸職治當時任地方務開塞算地來民有不重農畝而專任五士與五物者故又及此

司馬牛問仁章

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

四書集註補曰牛多言而躁多言非多問也聖門問仁已不可多得牛既能問而又切問烏可少之子路問君子兩問如斯而已乎豈子路亦易言者耶

宰我問三年之喪

朱氏曰聖人不輕許人以仁亦未嘗絕人以不仁今言予之不仁乃予之良心死了也

此似難免詬厲者然亦不應裸罵至此裸罵則聖門無色矣况宰我此問亦有所本問傳親喪以期爲斷再期則加隆矣故當時言禮亦多有二十五月而畢喪之文然且其說有期年可斷天地已變四時已易諸語與宰我說正同向使是文後起則經夫子詬厲

後未有反。襲宰我。說以自取。戾者蓋親喪致哀原無多時間。傳所言不爲飾喪者言也。朱氏知裸罵宰我。而其居祝氏母喪。誤認再期以二十四月卽畢喪。雖由不學失禮。然短喪一月。若克類之。盡則宰我百步君家亦五十步矣。餘見喪祭條。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章

宰我信道不篤而愛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

此亦設以憂仁心之窮。未嘗憂陷害也。凡責人須當情。此先不當矣。况此問夫子祇解之未當。責之先仲氏嘗云通讀四書而尙疑宰我之問仁。夫子應佛肸

公山之名仍是不讀四書者此真名言蓋聖學授受專是爲人此亦與曾子爲人謀子貢博施濟衆同是一意而推到窮處故發此疑義集註信道不篤憂仁陷害八字則正與孔安國舊註欲觀仁者憂樂之所至兩相反也宰我信道不篤或他時有之此不然也此則論仁恕而或過者也

賜也何如節

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爲問而孔子告之以此

子謂子賤與子謂公冶長子謂南容並記原非一時之言兩女不能一時妻人則夫子自不能以一時論

列兩婿此不過記者偶然連類所及無交涉也自邢
昂作疏妄疑三子謂章相連後遂及此章因謂子貢
見夫子歷說諸弟子不及于已故問之此稚儒可笑
之甚者今註襲邢說而又小作變換去長容而獨取
子賤向使邢說是耶則長容子賤何去何取向使其
說非耶則已知長容兩謂必不同時又何以知子賤
之謂獨與子貢此一問不爽片刻總之有意吹索稍
可乘問卽不論是否不計礙理不礙理決不放過雖
此間亦無大關係然胸腹猥陋微涉忤忌一似學人
之身價從此頓減此實小看聖門之已甚者人各有

面孔何可讀其書而坐視其狼藉有如是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章

呂氏曰子貢有志于仁徒事高遠不知其方孔子教以于已取之庶幾近而可入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博施濟衆不是馳騫高遠此卽聖道仁道一貫忠恕之極至處祇聖道該忠恕而由仁達聖則必從強恕求仁以馴至乎聖此卽子貢終身行恕之終事也大凡聖道貴博濟必由盡己性盡人性以至于位天地育萬物並非馳騫故大學明德必至親民中庸成己必至成物論語修己必至安人安百姓孟子獨善其

身必至兼善天下卽學記記學自九年大成後忽接
曰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是
聖道未成亦必先力推忠恕而後可以成聖學而乃
以子貢爲徒事高遠此可謂知道知學者乎

取譬非借境卽大學絜矩中庸不願勿施孟子強恕
而行中事此聖道一貫聖學一言而終身行實地指
出子貢之繼曾子而聞道全在此也朱氏于忠恕一
貫則曰借盡已推己之目以著明之而于此則又引
呂氏說謂徒事高遠不知近取則視施濟求仁爲兩
截事矣又謂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則視施濟近取

爲各一邊事矣。然且自爲說曰：能近取譬，如釋氏說如標月指月，雖不在指上，亦欲隨指見月，須恁地始得。是仍作借境觀矣。夫忠恕是借此，又借乎是于聖道一貫聖學之一言而終身行全未曉也。宜乎以施濟爲高遠也。

張文齋曰：朱氏解能近取譬，既引圓覺經修多羅教如標月指，曰須恁地始得。久之云：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如此行，逕全是差別，烏得與聖門相合一耶。

子貢問士章

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爲使之難不獨貴于能言而已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氏曰子貢之意蓋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並無抑能言之意嘗因此推求本文再三不得及考小註有陳氏諂註解曰不獨貴于能言蓋以行已有耻爲本也則又告行已非告使事矣終不可解且子貢無耻亦安據也

四書集註補曰斗筭二語未必警子貢若然則視子貢此問將欲爲今之從政者矣

若程氏所言子貢將欲爲皎皎之行聞于人者故夫子告之以篤實自得之事則與夫子所言正柄鑿相

反。夫。子。明。尚。事。功。特。以。使。命。不。辱。者。加。于。篤。實。自。得。之。上。此。不。特。不。藥。子。貢。之。病。反。有。就。其。所。長。而。加。勉。之。意。聖。言。具。在。三。復。可。驗。也。乃。謂。欲。裁。其。皎。皎。之。行。則。未。有。使。四。方。而。猶。闇。留。非。皎。皎。者。向。使。告。孝。弟。信。果。而。不。告。使。事。則。其。奚。落。端木。氏。不。知。如。何。矣。今。故。爲。拘。揉。而。其。言。之。難。通。至。于。如。是。是。亦。不。可。以。已。乎。

棘子成章

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皆失之矣

此。貶。抑。聖。門。之。尤。無。理。者。禮。凡。言。文。質。只。是。質。材。與。文。飾。兩。相。對。待。之。辭。並。無。曰。質。是。本。文。是。末。者。自。楊。

氏誤解質文引禮器以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
以學禮爲証遂疑質是忠信文是禮誤以本質之質
作質文之質向使質是忠信則文不當勝忠信文是
禮則質又不當勝禮相勝且不可何況相去朱氏旣
引楊說于質勝章疑爲質是本文是末此原是錯而
此竟直稱質爲本文爲末則錯認假逢丑父爲真齊
頃公矣若輕重之說尤非文質所宜有幾有相勝之
不得而可輕重者必講輕重則斷宜重文何則凡輕
重所權必相時度勢而擇其緩急夫子當衰周之季
文且漸衰故郁郁從周明見口語麻冕純儉形諸永

嘆若唐宋以後則文已絕矣漢晉輿服尙類煩重至唐而盡爲簡易開寶儀注猶近周綴逮宋而盡成朴略姑無論其他卽禮經四十九篇周官經五卷其間名類象數服物采章曾無絲毫見于世七君子苟有志當發憤重文竭力挽回之不暇而反曰寧野反曰子貢失輕重不可嘆乎

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

夫子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

四書集註補曰夫子要示子貢便明白與說何必發嘆以啓其問若惜子貢未達則宋儒去聖門久遠何

由知之

子貢問爲仁章

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已故以是告之

四書集註補曰子貢悅不若已者雖出自家語說苑然皆不足據者且此處並無此意尊賢求友是爲仁取資之要事何必又以此波及之豈此病無處見必註此以表著之與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四書集註補曰子貢居言語之科誠有之矣若云以

言語觀聖人出自何書况知言性與天道之不可得聞則與以言語觀聖人者正是相反而何以言之

天何言哉節

此亦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

四書集註補曰子貢問而夫子答極其明白子貢焉有不喻之理不知集註何以知其終不喻而且惜之君子名之必可言註云子路終不喻上好禮註云樊遲終不喻此三終不喻不知何據而云然蒙引云子貢後來問性與天道如何說終不喻則在極附集註者猶且疑之

季氏富于周公章

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于季氏故爲不善至于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爲急故也朱氏曰人最怕資質弱若求之徒却是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而反爲季氏聚歛故范氏謂其心術不明他這所在都不自知他只緣以仕爲急故從季氏見他所爲如此又拔不出一向從其惡又曰冉求之失不待聚歛而後見自其仕于季氏則已失之矣當其時達官重任皆爲公族之世官其下則尺地一民皆非君之有士惟不仕而已仕則未有不仕于大夫者也使求仕季氏能勸之黜其強僭而忠于公室則庶乎小貞之吉矣今乃反爲之聚歛是使權臣愈強而公室愈不振也曰然則夫子曷不于其仕季氏而責之也曰聖人以不仕無義而猶望之以小貞之吉也又曰若季氏雖富而取于民有制亦何害此必有非所當取而取之者故

夫子如此說

此聖門敗闕既已顯著則從而盡情唾罵應所不免但自扶不起四字恰似擡舉不成人者雖夫子師長亦不忍出口况直呼其名曰求之徒又三稱曰他其鄙棄不屑如是則忝作學人恐亦非所應有矣乃歷陳罪狀則又並無一當者聖門仕季氏有何不是夫子初作季氏小吏繼作孟氏五屬臣及進爲司寇而後由賜之徒得以入仕是聖門雖不反身亦求仕不得此亦何處可急而反復以急仕責之况求不急仕而夫子之急反過于求觀其失位將之荆卽先冉有在陳聞季氏復名冉求卽期以大用則急仕固無害

然且期大用不必小貞之吉也。人讀書論世思進退
古今人物而于春秋事實未嘗窺見周制重世官然
自公族食采外亦何嘗一民尺地皆非君有國有民
有地民出徒役地出賦稅皆公家主之卽軍賦軍役
舊制所稱大國三軍者亦征自公家而第于行軍時
使三卿受役并受賦已耳惟三家爲三卿則以改車
爲行之際極重徒衆因之自征徒役而祇以邑稅仍
還之公此襄十一年作三軍所云三分公室昭五年
舍中軍所云四分公室者是徒役不是賦稅况三軍
而外其爲役爲稅者何限故宣公稅畝見于春秋哀

公問年饑而用田賦則不惟見春秋而并見論語是什一什二皆君自爲政未可謂一民尺地非君有也特用田賦時雖哀公親問有若而有若不許及季康子使冉有親問夫子而夫子以苟行絕之乃卒用田賦則冉子不能無過矣冉兩仕季氏桓子不用冉而康子用之且聚斂與田賦一事又適相合夫子之責之當在此時其曰富于周公者正以周公指公家謂公苦年饑而季氏頗富此非救饑實附富也以公邑加斂季所共也此并責康子也註者全不曉也

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爲主賢智之過雖若勝于
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

子張賢智固有之若子夏愚不肖則夫子口中定無
有此按中庸過不及以道教言道教屬君子而過與
不及則屬之鮮能之民如後所云夫婦之愚夫婦之
不肖者若此過不及則專以氣質言謂氣質不齊有
此二等然互相勝負無可優劣有時過勝不及有時
不及亦勝過故曰猶猶者等也齊一也嘗讀禮記子
張與子夏各除喪而見孔子張則哀痛已竭彈琴成
聲曰不敢不及也夏則哀痛未忘彈琴不成聲曰不
敢過也卽此一節亦一過一不及之証然而喪尚哀

戚一則哀不足而禮有餘一則禮不足而哀有餘子
夏之不及較勝于子張之過有顯然者故此苟引經
當引洪範三德証此猶字三德者正直剛克柔克也
正直以無偏無側據作首德而高明剛克沉潛柔克
卽過不及也皆氣質也然而正直德也高明沉潛亦
德也三德並列有何勝負其解猶字當如此夫子答
愈字祇
告以不偏勝原未嘗
以兩皆失中爲言

焉知賢才而舉之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
此程氏曰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
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
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此則貶抑聖門之大無理者。夫子云舉賢才。此重在舉者。而仲弓謂不知何舉。蓋稍疑乎子言之不及知也。而夫子則仍重在舉。故曰爾豈無一知者。苟能舉則無不知矣。此在本文順讀便明。一在知舉。一在舉。知何公何私何大何小。而程氏無端吹索。必求有弊。然其說難通。朱氏將本文知字上加一盡字。曰盡知。使先坐以隙。而然後程說可入。于是直接程說以責之。此非圈以爲知必盡已出。則私小矣。亦思祗此。邑宰盡。是此宰不盡。亦此宰既難。公大安所私小。且未聞盡。知盡舉反私小。而留餘不盡。反公大者。夫人有

良心仲弓據德行之列夫子稱其可南面山川勿舍
或妄語不足信然焉知一語亦非喪良心之言乃直
誅其心謂可喪邦則竟從無可諾詈處必憑空造捏
使其無所容于天地間而後已試問此東魯一邦在
魯先諸大夫曾下展禽逐公孫子家猶苟且圖存歷
東周七國延至呂秦而後亡而仲氏一語乃遂舉是
邦而盡喪之人有良心何可作是言

非才之罪也

才猶才質人之能也程氏曰才稟乎氣論性
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朱氏曰程子
說才字與孟子子小異孟子專指其發于性者言
之故以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于氣者言之

則有善有不善。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此又貶抑孟子矣。從來言性情，無言才者。孟子始創出才字于情字之後，指情之所用爲言，故此以非才之罪與情可謂善一反一正。而下文牛山章則直以未嘗有才與豈人之情合才情而爲一字，則才本屬情不屬性者。今乃誣坐孟子言才發于性已非是矣。且又朱曰：才質程曰：氣稟則仍是氣質之性。不惟非才亦并非情，可怪之甚。然旣作異說，或姑兩存，乃復厚貶孟子。謂孟子言疎，程子言密，及究其所

言密謂以氣質言才則雖有不善而不害本性若專
言才善則性雖本善而已無省察矯揉之功夫所云
求則得舍則失正用功也孟子惟恐人不省不察而
特警之曰弗思惟恐人不用功不能擴克故又申之
曰或相倍蓰不盡其才乃明明大文明明以才字屬
用情之功而又謂之疎謂不如程子則雖欲解之爲
非貶抑得乎况功力非矯揉也若宋人不識性說見
十九卷性相近條